

四庫全書

經部

樂書卷五十三

宋 陳暘 撰

周禮訓義

春官

籥師　籥章　鞮鞻氏

籥師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歙籥

明堂位曰蕢桴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也籥之為器如篴而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春分之音也三孔則冲氣出焉春分則陰陽中焉此律呂之所由生也始乎葦伊耆氏施於索饗之祭是已成乎竹周人以之教胄樂是已詩之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賓之初筵曰籥舞笙鼓樂既和奏鐘鼓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春秋書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公羊曰去其有聲者存其無聲者以是考之籥之為樂笙鼓資之然後和奏雅南資之然後不僭一

要宿於中聲而已聲之所謂文者如此羽之為物物得之以自飾人得之以飾物舞者執籥於左而歛之秉羽於右而舞之其容一應乎聲而已容之所謂文者如此籥師掌教國子有在於是豈非上以賛大司樂之教大舞下以成樂師之教小舞邪爾雅曰大籥謂之産中謂之仲小謂之箹籥之大者其聲生出不窮非所以為約也小者其聲則約而已若夫大不至於不窮小不至於太約此所以謂之仲也然則鄭郭三孔之籥

豈其中者歟毛萇六孔之籥豈其大者歟雖然皆不出乎中聲而廣雅有籥七孔謂之笛之說豈傅會七音之說而遂誤乎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太宰以禮待賓客之治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統而言之賓客皆以禮待之分而言之以禮待賓以儀待客則賓尊而客卑矣敵主者賓也休戚利害

同馬承主者客也休戚利害異焉大宗伯以饗燕之禮待四方之賓客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別之則賓客饗食未嘗或同合之則賓客者饗食之人饗食者賓客之禮未嘗不會而為一也盖王之於諸侯有主道焉諸侯臣之於王有客道焉所謂賓者不過諸侯爾故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而諸伯如之諸子饗禮五舉而諸男如之則諸侯之臣亦可類見矣祭

祀賓客饗食之禮如此則所鼓之樂亦可知矣古之舞者未嘗不節之以鼓詩曰籥舞笙鼓又曰鼓咽咽醉言舞鼓其羽籥之舞則執其羽籥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進退得齊焉夫然以事鬼神而祭祀以待賓客而饗食而籥師能之則其職業修舉可知然籥師鼓羽籥之舞則文舞而已干戚之武舞不與焉者以掌籥為主故也司干掌舞器則武舞而已羽籥之文舞不與焉者以掌干為主

故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仲尼

燕居曰夏籥序興則夏籥者用夏翟以為籥舞也周

之時皆以籥羽舞文樂而文王世子使籥師學戈豈

夏商之制歟

籥章

籥章掌土鼓豳籥

土之為行天五其生數也地十其成數也水之為行

天一其生數也地六其成數也土成於地十則足以勝水使地十反於天一有復本反始之意也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郊特牲曰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土爰稼穡而黍土産也坎為豕而豚水畜也燔黍以為飲捭豚以為食雖曰禮之初始於此然

亦即此而作樂焉則樂亦始於此矣蜡祭之禮蕢桴土鼓葦籥之樂皆起於伊耆氏彼其為索饗之祭亦因土反其宅水歸其壑之時行報本反始之禮焉然則籥章用土鼓豳籥以致報本反始之義亦祖述乎此也且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先嗇神農也司嗇后稷也周家王業本始於后稷後世因之以行禮蓋有由始也杜子春以土鼓為瓦鼓而以革飾之是不知伊耆氏之世未有范金合土之制與壷涿氏炮

土之鼓異矣

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風雅頌合而為詩成而為章詩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籥者中聲之所出也土者中聲之質存焉籥章所歌者豳詩所擊者土鼓所龡者豳籥以之逆暑迎寒必本中春晝中秋夜

祈年祭蜡必歙豳雅豳頌者以中聲之詩奏之中聲之鼓歙之中聲之籥則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聲所順者中氣無往不爲中和之紀矣今夫豳雅豳頌之名雖存其辭與義亡之久矣鄭康成自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至我心傷悲迨及公子同歸爲豳風自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至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爲豳雅自七月食瓜八月斷壺至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爲豳頌固哉鄭氏之爲詩也然則雅頌天子之詩也豳可得而

有乎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故文武之功實起於后稷既追王以天子之禮亦必追以天子之樂其用天子之詩不亦宜乎暑言逆王之也寒言迎客之也

鞮鞻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

王者用先王之樂明有法也用當代之樂明有制也

用四夷之樂明有懷也東夷之樂曰昧持矛以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以助時養西夷之樂曰株離持鉞以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以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右辟四夷之樂也東夷之舞緩弱而淫褻南夷之舞蹻迅而促速西夷之舞急轉而不節北夷之舞沉壯而不揚四夷之舞也四夷樂舞如之則聲歌可知其不言舞者以韎師旄人見之也先王之於夷樂雖有所不廢然夷不可亂華哇不可亂雅蓋亦

後之而弗先外之而弗内此夾谷之會齊人奏之孔子所以卻之歟然夷樂必使鞮鞻氏掌之何也曰以王制推之被髮文身為東夷雕題交趾為南夷衣羽毛為北夷至於西夷則被髮衣皮而謂西方曰狄鞮則鞮鞻氏以衣皮名官也鞮則去毛以為革有去彼適我之意而所履者有是而無非矣揚雄所謂東鞮亦是意也匈奴謂漢曰若鞮豈知禮義者之言乎土婁之塿婁土而聚之木婁之樓婁木而搆之然則革

婁之鞻豈非婁革而為之乎由是觀之鞮鞻蓋四夷所屨也記禮者以之名方周禮以之名官非特所屨為然韎師以所服名之旄人以所執名之是夷人之樂不可得而詳所可得而知者不過是三者而已明堂位曰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今夫四夷之樂惟天子得用之豈魯以蕞爾之國亦得用之乎以為周公有人臣不可及之功用之於太廟可也以為廣魯於天下是啓魯公僭亂之心非達禮者

之言也竊意魯之俗儒溢美其國張大其言以欺惑後世歟旄人言人鞮鞻言氏又何也曰春秋之法凡繼世者皆稱氏凡微者皆稱人微者稱人如齊人衛人曹人伐宋齊人衛人伐鄭之類是也若夫稱氏者所配固不一矣姜氏子氏以氏配姓季氏臧氏以氏配族哭於賜氏以氏配名不念伯氏之言以氏配行滅赤狄潞氏以氏配國母氏聖善以氏配親言告師氏以氏配尊旄人稱人微者故也鞮鞻稱氏非繼體

也别旄人鞻師而已

樂書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五十四

宋　陳暘　撰

周禮訓義

春官

典庸器　司干　大祝　司巫　女巫

典庸器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

莊子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樂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蓋得也者德也德則幾道而未全於道以其未能不知其然故也揚子曰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由是觀之先王之於遠人豈事征伐為哉以為以德來之而不吾懐也然後用征伐以勝之得其人則俘之為臣妾得其物則藏之為庸器春秋傳季氏以所得齊兵作林鍾

而銘督功得非庸器之謂乎庸器以有民功為主而藏之為可久樂器以同民心為主而藏之為可樂二者均以典庸器掌之言庸器則樂器在其中矣

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筍虡

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異虡虡見於文則文同同筍古者以梓人為筍虡鍾虡飾以羸屬磬虡飾以羽屬器異異虡故也鍾磬之

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之而設以崇牙其形高以峻虡則植之而設以業其形直以舉靈臺詩曰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有瞽詩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龍簨虡由是推之筍虡之制非特商周有之自夏后氏已然也鬻子曰大禹銘於筍虡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訟獄者揮鞀其言雖不經見彼蓋有所受亦足考信矣古

者祭祀設筍虡以顯先王之業陳庸器以昭先王之功饗食賓射亦然君子敬則用祭器之意也典庸器之於庸器無事以藏之為善有事以陳之為貴其於筍虡也吉事設之以飾喜凶事㰛之以飾哀筍亦為簨者竹生於東南故也虡亦為虡者樂出虛故也

司干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㰛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先王因象以制器由器以明象則聖人制作之意豈徒然哉周頌維清奏象舞則舞器雖於樂為末亦未嘗不尚象而為之也故文舞以象德武舞以象功形異必異名分異必異守凡為器皆然況文武之舞乎司干掌舞器者也祭祀賔饗之際舞者既陳則以器授之既舞則受而藏之此言禮所以異於凶也大喪則廞之既葬則奉而藏之此凶禮所以異於吉也諸子凡樂授舞器主教國子

之倅言之與凡舞者既陳異矣司兵司干盾祭祀授舞者兵不言受之以司干見之也凡稱樂器聲音之器也凡稱舞器形容之器也聲音之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形容之器以干戚飾其武以羽籥飾其文書曰舞干羽于兩階郊特牲曰朱干設鍚冕而舞大武明堂位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揔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曰朱干玉戚以舞

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詩曰日之方中公庭萬舞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盖干戚武舞之器羽籥文舞之器而器豈武哉然武舞之器干飾以朱所以象事戚飾以玉所以象德或以干配戚記所謂干戚以舞之是也或以干配戈記所謂春夏學干戈是也或以干配揚記所謂弦歌干揚是也然干之為器所以自衛非所以伐人也武舞以自衛為主此鼓人舞師所以先兵舞君舞所以重揔干名官所以用司干也言武舞之

器如此則文舞之器亦可知矣故舞社稷以帗四方以羽旱暵以皇四夷以旄無非文舞之器也或以羽配旄記所謂飾以羽旄是也或以旄配狄記所謂旄狄以舞之是也或以翟配籥簡兮之詩是也文舞陽也陽主聲武舞陰也陰主形干則形也武舞莫先焉籥則聲也文舞莫先焉此鼓羽籥之舞所以名官以籥師也於文舞言裼則武舞必襲矣於武舞言冕則文舞必弁矣武舞言萬舞則文舞不必萬人矣文舞

言八佾則武舞可知矣公羊言八佾舞大武可也以朱干玉戚為舞大夏不亦誤乎

大祝

大祝隋衅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来瞽令皐舞

大司樂尸出入令奏肆夏牲出入令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如祭祀盖祭祀逆牲逆尸之時令奏肆夏昭夏在大司樂其令以鐘鼓奏之者大祀而已肜弓之詩天子所以饗諸侯者也始言鐘鼓既設一朝饗

之繼言鐘鼓既設一朝右之祭饗之禮均令以鐘鼓繼之右亦如之豈饗而右之邪與享右祭祀之右同意先儒以右當為侑未必然也

司巫

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昔湯有七年之旱設為雩祭以禱之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宮室榮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興歟何以不雨至斯極也由是知雨雩之祭為大旱而設號

嗟而請之者歟爾雅曰舞號雩也女巫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亶其然乎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女巫無數而舞之凡以達陰中之陽使雲徂而雨作矣雖然非以為得求焉與民同憂以文之故也穀梁以得雨為雩不得為旱與杜預以雩為遠誒矣春秋上下二百四十年間書大旱二書大雩十有九何大旱少而雩多邪今夫國大旱然後雩則春秋書雩多非大旱而為之抑又僭天子之禮而行之也其稱大譏其僭也

與書大事于太廟同意小祝掌小祭祀逆時雨寧風旱則其為旱亦小矣小旱則小祝寧之而已不必帥巫而舞也師巫而舞其為大旱可知矣若夫穆公素不有憂民之心迨天不雨然後欲暴愚婦之巫而望之毋乃已疏乎記曰雩禜祭水旱也黨正春秋祭禜論語舞雩於春服既成然則雩祭或春或秋遇旱而為之非有常時也左氏必以為龍見而雩過則書之月令以大雩帝用盛樂在仲夏之月是不知仲夏龍

見之時非常旱之月也鄭氏言凡祈澤曰雩則是稱大國徧雩也勤民之祀也故誌之毋乃已失乎爾雅曰雩虹也蜺為挈貳螮蝀謂之雩孟子曰若大旱之望雲霓也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貳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霓陰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雲則有氣可望霓則有形可望此大旱民所以望之也螮蝀陽物也陽亢而旱暵至矣舞雩之時也因以名之不亦可乎

欽定四庫全書

女巫

女巫旱暵則舞雩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

陰陽和則為雨陽既亢矣陰莫能干之則為旱陽為難矣陰莫能制之則為暵暵雖為旱甚非太甚者也猶未為大旱焉中谷有蓷之詩言暵其乾矣繼之暵其脩矣終之暵其濕矣旱暵之謂也雲漢之詩言旱既太甚蘊隆蟲蟲繼之則不可推則不可沮終之黽勉畏去散無友紀大旱之謂也大旱則司巫帥羣女

巫而舞之旱暵則不必師之特女巫舞之而已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蓋歌以致神哭以祈哀鳳陽物也皇陰物也旱暵之禮以皇舞之亦助達陰中之陽之意也魯以南門為雩門董仲舒有閉南門之說是皆溺於陰陽者流非經意也

樂書卷五十四

樂書卷五十五

宋　陳暘　撰

周禮訓義

夏官

大司馬　掌固　射人　諸子

大僕　司戈盾　大馭

大司馬

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鼓鐸鐲鐃以節行也故於振旅辨之王執路鼓軍事非王所執也以道御衆而已諸侯執賁鼓則執事焉軍將執晉鼓則將之事有進而已師帥執提則鄭氏以為鼓之有柄者然無所經見旅帥執鼙則卑故也卒長執鐃以止鼓也兩司馬執鐸以通鼓也公司馬

執鐲以節鼓也鼓陽也故尊者執之金陰也故甲者執之止鼓則與陽更用事焉故卒長執之通鼓節鼓則佐陽而已故兩司馬公司馬執之蓋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閲自王侯至於旅帥所執異鼓自卒長至於公司馬所執異金尊甲莫不有辨進止莫不有節教成於四時之田功收於四方之戰則兵常寓於農戰常寓於獵以守則固以征則强而常適中焉由此其本也軍政

曰言不相聞故為鼓鐸視不相見故為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也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豈非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邪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若師有功左執律示居而不用之意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若師不功厭而奉主車示悲哀而泣之之意由是

觀之先王之於兵不得已而用之夫豈樂於殺人為哉

掌固

掌固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以號戒

古者軍法立則三表車則三發徒則三刺令則三鼓戒則三闋然則掌固掌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凡守者受法焉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以號戒者皆推用兵之法而為之以守則固以征則克其致一也

射人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天子諸侯尚威孤卿大夫尚才士尚志威以服猛為事而虎熊豹皆猛獸也故天子大射之侯以之才以

除害為職而麋害殺者也故大夫大射之侯以之士以有志四方為能以勝夷狄之守為善而豻胡犬也故士賔射之侯以之然燕射天子降以熊諸侯降以麋大夫升以虎豹士用鹿豕者息燕勞功則禮殺於祭祀賔客故天子諸侯殺其威然後能下下孤卿大夫隆其才然後能衛上大夫隆其才以至於威士隆其志以至於才則燕之為禮所以異大射闕

分守也天子三侯皆五正諸侯二侯闕

謂三侯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二侯闕

侯二正而已其説非也闕

侯賔射亦二侯畿内諸侯闕

四耦則三侯六耦矣昔晉范獻闕

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士闕

能如禮故也典命凡國家宫室闕

九為節侯伯皆以七為節子男皆以闕

之禮也射人王以騶虞九節諸侯闕

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蘩五節者闕之樂也典命不及王者爲諸侯以下制故也射人士節與子男同者士卑無嫌故也

諸子

諸子掌國子之倅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大胥之職也故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諸子之正舞位不必以版也特戒令治而已凡祭祀賓饗舞者既陳而授舞器司干之職也故

既舞則受之諸子不必既受也特以其器授之而已文王世子曰不舞不授器司兵祭祀授舞器豈不在興舞之時乎

大僕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窮達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庶子

路鼓之建於寢猶晉鼓之建於軍也吳與越戰載常建鼓豈軍將所執之鼓歟鼓人以路鼓鼓鬼享田獵

達窮者與遽令亦用之豈王所執之鼓歟鼓人言詔王鼓大僕言軍旅田役贊王鼓戎右詔贊王鼓先儒謂王擊一面大僕戎右佐擊兩面惟前一面不擊觀此則路鼓四面可知矣

司戈盾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

天生五材而兵居一焉舞有四等而兵居首焉盖兵

之源發於人之爭心而五兵之制有象自然之物類
矛屬春戟屬夏戈屬秋鍛屬冬各適其用而已五兵
之用有施於車者有施於步者戈殳戟酋矛夷矛施
於車者也無夷矛而有弓矢施於步者也授舞者兵
則施於步者非施於車者也故大僕王射則贊弓矢
大司樂王射詔諸侯以弓矢舞然則武舞之器豈特
朱干玉戚哉弓矢亦在其中矣然干欲立戈欲倒弓
欲弛矢欲止而武又欲止戈焉司兵司戈盾皆授舞

者兵而寓意於此夫豈以樂殺人為哉捘舞者兵不言既舞受之則以干見之也

大馭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和鸞為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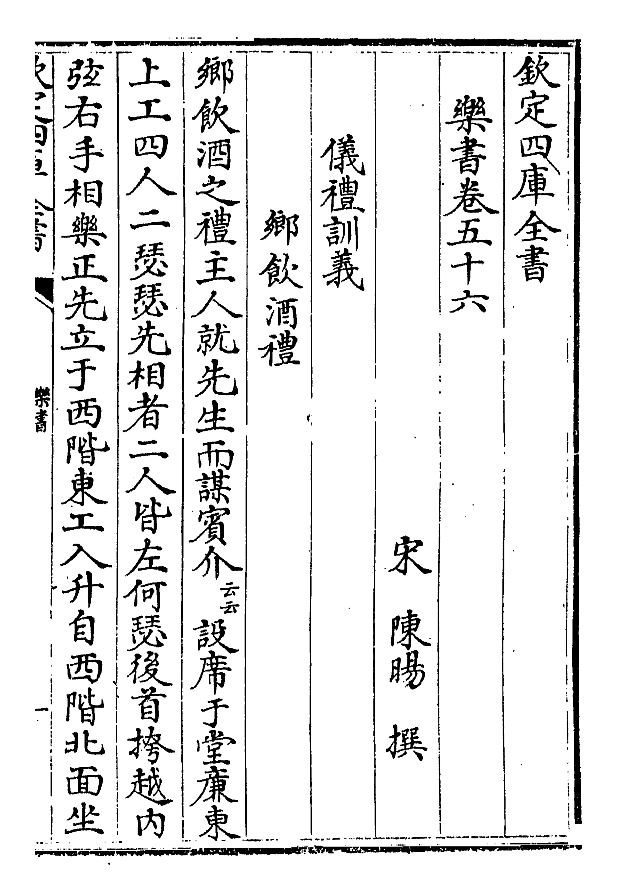
爾雅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曲禮曰堂上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則行於步為敬趨於走為緩也釋草云菥蓂大薺䒗實姚

堇涂薺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蘼之為物多生於車涂之間其老則為大其實則為差闕而薺則薺焉所以致一闕荼則味苦而薺則甘焉所以反一也一在木下為本一在木上為末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則物之可采不過其末而已采薺則所采雖末而末始離於本凡馭如之老子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不離於闕故也車非能自行也亦非能自趨也其行其趨不失乎疏數疾徐之節若有數存於

其間凡以馭得其儀而已故王之玉路行以肆夏而示易以敬趨以采薺而示齊以一故記曰行中規旋中矩和鸞中采薺又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蓋古人升車以鸞和之音為節行步以環佩之聲為節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大馭則自堂徂門而以出序之記則自門升堂而以入序之故其異如此采薺肆夏皆古逸詩名當時奏之為樂章者也薺之為物古人固采之以致味而

賓祭用焉若詩之采蘩采蘋之類也先儒以薺當為楚薺之薺是不知詩之楚茨之茨與薺異矣

樂書卷五十五



樂書卷五十六

宋 陳暘 撰

儀禮訓義

鄉飲酒禮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云云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内弦右手相樂正先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

相者東面坐授瑟乃降

朱襄氏之時陽氣凝積物鮮成實故使士達制為五弦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然後四時和萬物成天下治也世本曰庖犧作瑟五十弦黄帝使素女鼔之哀不自勝乃破為二十五弦堯使瞽瞍拌二十五弦之瑟為十五弦命之曰大章舜益之為二十三弦莫不寓君父之節臣子之義固足以潔齊人情使之淳一於行也蓋琴瑟堂上之樂君子所常御所以樂心

者也故工入升堂然後受而奏之古之樂工必以瞽矇者為其精於聽者也有工必有相之者為其有眂瞭之職也周官瞽矇掌鼔瑟詩曰鼔瑟鼔琴書曰琴瑟以詠大傳亦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由是觀之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未嘗不相須而用此言瑟不及琴者舉大以見小也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

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今文辯為徧有脯醢不祭太師則為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

鹿鳴文王燕羣臣嘉賓之詩也四牡文王勞使臣之

原闕

樂書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五十七

宋 陳暘 撰

儀禮訓義

鄉飲酒禮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

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荅拜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

周南周公之所以化聖人之事王者之風也召南召公之所以教賢人之事諸侯之風也蓋王者之正始於家終於天下二南之詩為之始而已王者之化至

於法度彰禮樂著然後可以言成二南之詩爲之基
而已今夫關雎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后妃之德也
葛覃則志在女功躬儉節用后妃之本也卷耳内有
進賢之實外無干政之事后妃之志也乃合樂周南
則一於后妃之事而已至於鵲巢則均一如鳲鳩夫
人之德也采蘩則致禮以奉祭祀夫人之職也采蘋
則循法以共祭祀大夫妻之職也乃合樂召南則不
一於夫人之事必兼大夫妻之事而已此諸侯之樂

所以敎於王者歟然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豫焉笙入則衆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作未至於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於是乎備矣大用之天下小用之一國其於移風易俗無自不可況用之鄉人乎風天下而正夫婦實始諸此然則觀之者豈不知王道之易易也哉鄉飲酒禮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

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由是觀之工歌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所以寓君臣之教則升歌三終也笙入
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以寓父子之
教則笙入三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
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則間歌
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
蘋所以寓夫婦之教則合樂三終也三終雖主於詩
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為文故也蓋道生一則奇而為

陽一生二則偶而為陰二生三則陰陽之中交通成和而為沖氣是樂成於三者沖氣以為和中聲所止而不流者也然樂不徒作必有禮以節之故升歌笙入皆繼之主人獻之者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間歌合樂必繼之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者以禮合樂於其終也

升坐乃羞無筭爵無筭樂賔出奏陔

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

以反為文鄉飲酒之禮賓主有事升坐乃羞而繼之
以無筭爵者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故也樂至於無筭
繼之以賓出奏陔以示戒者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故
也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而祴夏居一焉則奏陔夏必
有鐘鼓矣詩曰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
伐德爵至於無筭而樂隨之可謂既醉矣既醉而出
奏陔夏以送之則有受禮之實無伐德之愆然則先
王之於禮豈不為有節乎儀禮變祴為陔者陔於文

從阜從亥阜起於山而高於山則阜山之窮者也十二辰始於子而終於亥則亥辰之窮者也階陔之陔則階之窮者也物窮而不戒危莫甚焉其字雖殊而所以示戒一也

鄉樂惟欲

鄉飲酒之禮卒樂而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賓若有尊者主人釋朝服更玄端息司正以為賓不殺而無俎羞不必備也唯其所有而已名不必賓也惟其所

欲而已樂不必具也鄉樂惟欲而已盖鄉樂在周南不過關雎葛覃卷耳在召南不過鵲巢采蘩采蘋惟所欲焉則作之不必以序與也以樂為主而已與夫行禮以作樂而以司正糾之使和樂而不流者異矣

鄉射亦然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樂作大夫不入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

工升歌者也笙下管者也大夫特縣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特縣之磬也凡物縮則為從衡則為横記曰古之冠也縮縫今之冠也衡縫是也鄉飲酒之禮凡舉爵三作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也不徒爵而已樂作大夫不入則所入者賓而已大夫後賓尊鄉人之賢故也工人升自階西北面坐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主人獻工不言所在至於獻笙則於西階上以工升歌在堂上故也

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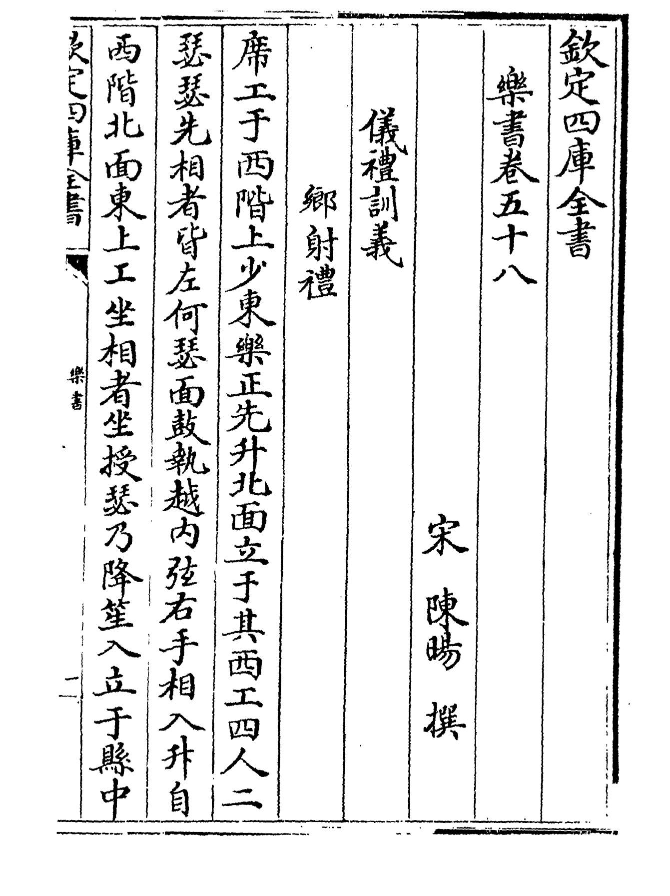
周官笙師掌春牘應雅以教祴樂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杜子春曰客醉而出奏陔夏陔夏之樂命以作之在樂正教之奏之在笙師鐘師者以笙與鐘同聲相應故也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其謂是歟

鄉射禮

縣于洗東北西面

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於其君亦用禮射而詢衆庶乎鄉飲酒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則鄉射之禮縣於洗東北西面士特縣之磬而已必於洗東者避射位故也

樂書卷五十七



樂書卷五十八

宋 陳暘 撰

儀禮訓義

鄉射禮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笙入立于縣中

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賔乃降主人取爵於上篚獻工大師則為之洗賔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

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

鄉飲席工于堂亷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樂正升立于西階東工人升自西階北面坐此言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則瑟西歌歌西則樂正立于席西階東矣不歌不笙不閒特合鄉樂而已以志在射不在樂故也樂以人聲為主故合樂亦謂之歌樂貴不流故謂之正歌主人獻工左瑟一人拜受爵而

餘不拜笙者一人拜盡階受爵餘不拜受以一人可以統衆故也主人為太師洗而餘不洗以君所賜尊之也左瑟祭酒祭薦工則祭飲而已笙工則不祭此又等降之别也言工又言衆工言笙又言衆笙者周官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序官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則上瞽所謂工也中瞽下瞽衆工也笙師凡饗射共其鐘笙之樂序官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史胥徒不與焉則中士所

謂笙也下士以下所謂衆笙也

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賛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

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樂正

北面立于其南

始也歌瑟在堂上令也徙之于下所以避射也始也

左何瑟右面鼓執越内弦右手相入令相之以降亦

然故曰如初入王制文王世子有大樂正小樂正夏

商之制也周制有大司樂樂師而無小大樂正有大

師而無少師然則儀禮所謂樂正少師非周制也其雜夏商之制歟由是知儀禮周公所作先儒之妄也如曰不然士冠禮何以有孔子曰之文邪

舉旌以宮偃旌以商

宮土音也其數八十一其聲最大固足以綱四聲覆四方君之象也商金音也其數七十二其聲濁而次於宮臣之象也鄉射之禮舉旌以宮尊君故也偃旌以商卑臣故也大射負侯者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

之南又諾以商至之聲止鄉射則聲不絕而已盖尊者以聲為節卑者以聲告事可也周禮三宮相旋之樂有宮角徵羽而無商避其所尅而已然則偃旌以商非周制明矣

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射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司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大師不興許

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

射禮成於三始則司射與三耦誘射次則三耦與衆耦俱射終則三耦及衆耦復射誘射不釋筭俱射釋筭而樂未作終射然後樂作焉蓋樂未作欲其容體比於禮也故命之曰不貫不釋樂作則欲其節比於樂也故命之曰不鼓不釋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爲節

又曰騶虞樂官備也鄉射歌騶虞者以其詢衆庶亦

欲官於天子樂仁而射以時也耦射則八矢八矢則
樂四終可也必五終者一節先聽也樂先以聽欲其
聞之審獲者舉旌欲其見之審如此則射而不中者
鮮矣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
奏采蘩大射則公卿大夫之射也不奏采蘋采蘩而
奏騶虞何也曰公卿大夫士則於諸侯為畀者也畀
者不嫌於抗尊其用王所奏之詩亦在所可也天子
沐浴而士亦用焉與此同意

無筭樂賔興樂正命奏陔賔降及階陔作賔出衆賔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鄉飲鄉射賔主敵禮也然鄉飲之禮至於無筭樂必待賔出然後奏陔則其禮略鄉射之禮至於無筭樂賔興命奏陔賔降及階而陔作不必待乎賔出此其禮又詳於鄉飲也鄉飲以湛樂為主其禮宜略鄉射以威儀為主其禮宜詳蓋言稱也

樂作大夫不入樂正與立者齒三笙一和而成聲獻工

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以和為小則笙為大矣以

小為和則大為倡矣三笙一和而成聲凡四人也豈

皆下士歟所倡者多所和者寡則其聲無虧而和樂

興焉三笙一和而成聲皆其單出者也若夫雜比則

比八音而樂之聲不足道也

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始射獲而未釋獲

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矢中人曰獲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循聲而發故也

樂書卷五十八

樂書卷五十九

宋　陳暘　撰

儀禮訓義

鄉射禮　燕禮

鄉射禮

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筭古者於旅也語

古者三耦及主人大夫射則有筭衆賓繼射則無筭

有筭者歌騶虞無筭者歌采蘋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與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三終者異矣古者每一耦射歌五終歌騶虞采蘋五終非主詩篇言之主射節而言故也周官射人大夫以三耦射樂以采蘋五節則主鄉大夫射而言五終不亦宜乎鄉大夫歌采蘋可也王歌騶虞而大夫用之可乎曰大夫於天子為尤卑士於諸侯為尤卑士射以采蘩為節則大夫射兼歌騶虞皆卑者不嫌抗尊之意也孔子曰吾觀於

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王道寓於鄉如此則鄉大夫用王所奏之歌亦聖人寓教之微意也大夫雖歌騶虞不敢用王之九節亦終於五節而止不然不幾於僭乎言歌騶虞采蘋繼之以古者於旅也語既歌而語以成之也文王世子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學正則斆而説之以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者也然則古者於旅也語豈非古樂之發然邪

燕禮

燕禮小臣戒與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樂人縣

士無故不徹琴瑟國君無故不徹縣大射樂人宿縣

此不宿縣者燕禮輕故也春秋凡徹者稱人此言樂

人者指徹者故也其言笙人鐘人亦此意歟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

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内弦右手相入

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

壯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卒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内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後首者不面鼔面鼔者後首後首者跨越面鼔者埶越鄉黨之禮射主樂而飲酒主禮故鄉射面鼔鄉飲酒後首朝廷之禮燕主樂而大射主禮故燕面鼔而大射後首鄉言惟公所酬以賔言之也所以正君臣之禮此與下言惟公所賜則以君臨之也所以明君

臣之義鄉飲酒主人作階上獻工燕禮西階上獻以非正主也鄉飲酒大師則為洗燕禮大師不洗以太師賤也鄉飲樂正告于賓燕禮告于工者以工在則賓屈也燕禮工歌笙入間歌合樂與鄉飲同其所異者特遂歌爾然則燕禮行君臣之義鄉飲明長幼之序在國則君臣在鄉則長幼其義一也樂之同也不

闕

闕

饗訓恭儉以致義故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闕

故也燕示慈惠以致仁故燕禮以飲則無闕

則無筭樂致仁故也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闕

於門闕霤遂出

周禮鐘師以鐘鼓奏陔夏鄉飲鄉射大射燕禮皆闕

出奏陔蓋陔夏之樂先王所以示戒也詩之南陔闕孝子相戒以養書之禹謨述禹九夏之樂而以戒之用威俾勿壊終焉則賔出奏陔以示戒以反為文闕也賔用所執脯以賜鐘人者以燕之所樂在樂而樂之始作在鐘故持以賜之然有鐘未嘗無鼓言鐘則鼓可知矣以鐘鼓奏陔堂下之樂非堂上之樂也若以樂納賔則賔及庭奏肆夏賔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闕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闕人升受爵以下而樂

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宫笙入三闋　若舞則勺

古之燕禮與鄉燕則大夫為闋

燕禮言若舞則勺而已内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
十舞大夏君燕其臣與四方之賓則升歌鹿鳴下管
新宮而舞勺燕禮輕故也兩 闕 管
象武夏籥序興饗禮故重 闕 饗
禮則謂之大馬新宮之詩無所經見 闕 之逸詩貍
射有貍首燕有新宮其義一也然則兩君相見之禮
入門而縣興肆夏不預焉是諸侯之樂不敢抗於天
子而此奏肆夏何也曰饗以恭儉為主其禮嚴故不

及肆夏燕以慈惠為主其禮恕故進取肆夏無嫌也

君與射則為下射袒朱闕樂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矢捎屬不以樂志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

君與士射則為下射降尊以就卑也君樂作而後就物優尊以異卑也君不搢矢故授以小臣君之於物不可徒執故藉以巾不以樂志則不必比於樂也既發則小臣受弓授弓則不必執也

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

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有房中之樂
四方之賓燕而有房中之樂所以致愛也毛氏釋詩
以招我由房為房中之樂又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
用鐘磬之節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君子也葢周南
召南后夫人之事而漢房中樂乃夫人所作則弦歌
周南召南之説理固然也關雎之詩曰鐘鼓樂之周
禮教燕樂以磬師則房中之樂非不用鐘磬也鄭氏
言不用鐘磬又言教以磬師是自惑也賈公彦曰房

中樂以祭祀則有鐘磬不知奚據而云

樂書卷五十九

樂書卷六十

宋 陳暘 撰

儀禮訓義

大射禮

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

鞞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紘

小鐘曰鎛小鼓曰鞞建鼓有跗可植者也鼗有柄可播者也簜笙簫之屬也或言鼓或言面互相備也鐘磬之應歌者曰頌鐘頌磬其應笙者曰笙鐘笙磬春秋傳有歌鐘與頌鐘頌磬之義同周禮有鐘笙與笙鐘笙磬之義同先儒謂磬在東曰笙笙生也在西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豈其然乎夫頌磬在西笙磬在

東朔鼙在西應鼙在東是堂下之樂貴西堂上之樂
上東也貴西所以禮賔上東於西階之上亦以其近
賔故也建鼓應鼙不設於東縣之南而在阼階西應
鼙不設於建鼓之北而在其東又北位無鐘磬而笙
磬之旁無鼗何也曰建鼓應鼙不設於東縣之南者
以耦次在洗東南故也應鼙不設於建鼓之北者以
北不可以縮陳故也北位無鐘磬以君於其臣備三
面而已非軒縣也笙磬之旁無鼗以鼗設之於西亦

所以禮賔也周禮鎛師掌金奏之鼓國語伶州鳩曰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蓋細鈞角徴也大鈞宫商也細必和之以大故有鍾無鎛大必和之以細故有鎛無鍾則鎛小鍾爾韋昭釋國語杜預釋左傳皆以鎛為小鍾特鄭康成曰鎛如鍾而大孫炎許慎沈約之徒亦以為大鍾然爾雅大鍾謂之鏞不謂之鎛又儀禮鎛從薄與錢鎛之鎛同則鎛為小鍾於理或然

樂闋賔西階上北面坐

燕禮若以樂納賔則賔及庭奏肆夏賔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蓋賔及庭而樂作則闋於未卒爵之前公爵而樂乃作則闋於卒爵之後

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内弦挎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

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乃歌鹿鳴三終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宫三終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燕則工四人二瑟大射則工六人四瑟燕則小臣相

瑟者大射有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以燕禮輕則工少大射禮重則工多也燕則樂正先升然後工升大射則工升小樂正從之以工少則長者師而先工多則長者紓而後也燕歌鹿鳴之三南陔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崇丘之三遂歌周南之三召南之三大射則歌鹿鳴管新宮而已以

原闕

樂書卷六十

樂書卷六十一

宋 陳暘 撰

詩訓義

詩序

周南國風

關雎

詩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則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焉者也故詩之所言在志不在聲怒則爭鬭喜則詠歌則歌也者志之所甚可而聲形焉者也故歌之所咏在聲不在志哀則辟踊樂則舞蹈則舞也者蹈厲有節而容成焉者也故舞之所動非志也非聲也

一於容而已矣樂記曰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是詩者志之所之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則詩言其志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則歌咏其聲也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舞動其容也蓋詩為樂之章必待歌之抗墜端折然後其聲足以合奏歌為樂之音必待舞之周旋詘信然後其容足以中節歌登於堂而合奏舞降於庭而中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化

豈有不神其神豈有不盡邪記曰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均是歌也或長言之或柔其聲以言心聲故也歌先之舞次之者樂以無所由為上有所待為下故也此與樂記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孟子言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何也曰自主情動於中形於外言之則始而後終故先手舞後足蹈自主樂之生惡可已言之則終而有始故先足蹈後手舞周官樂師以六舞教國子而人舞與

居終焉豈終之以手舞足蹈之意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
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單出為聲雜比為音故孟子於鐘鼓謂之聲於管籥
謂之音也蓋聲出於情而有宮商角徵羽之別音生
於聲而有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雜故情不發無以
見其聲則聲所以達情者也聲不成文無以見其音
則音所以著聲者也中正之雅治世之音也淫哇之

鄭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治世之音嘽以緩則樂心所感而已故安以樂亂世之音粗以厲則怒心所感而已故怨以怒亡國之音噍以殺則哀心所感而已故哀以思孔子曰君子之音以象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存乎體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温柔之動不存乎體為亂之風也由是觀之世異音音異異政夫豈聲音自與政通邪盖其道本於

心與情然也書曰八音在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斯意擬自繼代以論世未嘗無治亂自封域以論國未嘗無興亡治亂言世不言國則國以世舉亡國不言世則國亡而世從之矣治亂言政不言民亡國言民不言政其意亦可類推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樂記又言變成方謂之音者蓋文有青黄白赤黑之異色方有東西南北之異宜色異則雜比而不純宜異則曲折而有節雜比而不純者音之體與記言比物以飾

節節奏合而成文同意曲折而有節者音之用與記言回邪曲直各歸其分同意此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言情發於中而形於聲樂記言情動於中又言形於聲者蓋動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而發者發而中節動不足以言之動發於中而形於言與聲詩之所以寓於音也動於中而形於聲樂之所以通於政也詩序兼始終言之樂記特原其始而已故其辨如此

關雎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
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古者后妃有房中之樂是詩特取琴瑟鐘鼓者得無
意乎曰虞書以琴瑟為堂上之樂以鼓鏞為堂下之
樂后妃之於淑女不無上下之分焉故詩人取之所
以寓名分也荀卿謂君子以琴瑟樂心以鐘鼓道志
后妃之於淑女不無心志之交焉故詩人取之所以
寓交際也后妃之於淑女至誠樂與以共圖職業憂

勤以始之不倦以終之内則心志交而不疑外則上下辨而不越夫然雖友以敬之而不敢慢樂以愛之而不敢惡而淑女終不失事后妃之道此所以為樂而不淫其於配文王之孝也何有然召南諸侯之風而鵲巢之詩終於百兩成之者不過為禮而已畏天者保其國之事也樂天者保天下之事也周南王者之風而關雎之詩終於鐘鼓樂之者乃其樂也禮不足以言之樂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是以召南主

乎禮而首以鵲巢夫人之德周南主乎樂而首以關雎后妃之德然則一人而兼統禮樂者其惟文王乎

此先琴瑟後鐘鼓鼓鐘之詩先鼓鐘後琴瑟者盖琴瑟者樂之常鐘鼓者樂之盛關雎主后妃樂得淑女至誠有加而無已故由常以至盛鼓鐘主幽王好樂而不厭故先其盛者所以甚刺之也

樂書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樂書卷六十二至七十二

詳校官内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鄒奕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張廾崑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六十二

宋　陳暘　撰

詩訓義

邶國風

簡兮　　靜女

鄘國風

定之方中

王國風

君子陽陽

簡兮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昔黄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為十有二律樂之所由始也故後世樂官以伶人名之然伶之非能自樂樂也非能與衆樂樂也人之所令而已莫非臣也具三

德者可以為大夫之臣具六德者可以為諸侯之臣具九德者然後可以為王者之臣則大夫之臣一家之臣也諸侯之臣一國之臣也王者之臣天下之臣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則天下之臣而已豈特止於仕一家一國而已哉此所以為賢之至荀卿所謂有聞道而好為天下之人也蓋賢者能為人所不能在朝則美政仰足以助上造成其為君之德在位則美俗俯足以利下造成其為民之行

衛有賢者不用又使仕於伶官或公庭萬舞以示武功之容或執籥秉翟以示文德之容葢非一人皆可以承事王者固非衛君之所能獨容衛國之所能獨有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故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周官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

賔客饗食亦如之傳曰翟山雉也蓋籥之為器中虚而善應所以通中聲也翟之為物備五色成章所以飾德容也古者鼓羽籥之舞必執籥於左者以聲為陽而左陽位故也必秉翟於右者以容為陰而右陰位故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是干舞所以為武籥舞所以為文則公庭萬舞者武舞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者文舞也文舞用籥翟則武舞用干戚矣記曰八佾以舞大夏干戚以舞

大武是也祭統以翟為樂吏之賤則萬舞執籥秉翟者無非賤者之職也衛之賢者備文武全才彼其仕於伶官從事於文武之舞而不以為賤者將借此以顯其才庶幾衛君能察而用之故也然而當至明易見之時舞於至近易察之地而衛君卒莫能見而察察而用此詩人所以刺也先儒謂周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故其舞謂之萬舞然則商頌庸鼓有斁萬舞有奕孰謂萬舞始於周邪

靜女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爾雅大管謂之簥聲高故也小管謂之篎聲小故也大小雖不同要之達為六孔併兩而吹之其所主治以為終始以道六陰六陽之聲十二月之音也蓋有敔爚之功而以文明之物旌之謂之彤彡有安人之德而以文明之物昭之謂之彤几然則有美德而以

文明發之謂之彤管不亦可乎樂之為道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而其節不可亂信乎不可以為僞矣貽我彤管樂也俟我於城隅禮也靜女以至靜為德有禮以節之不至於盈而淫有樂以和之不至於乖而亂節之以禮則為可愛故繼之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和之以樂則為可悅故繼之彤管有煒悅懌女美有禮為可愛則反是者在所可惡矣有樂為可悅則反是者在所可厭矣子夏曰衛音促數煩志淫於色而害

於德然則衛之夫人無德而淫亂詩人取是以刺之豈不宜哉傳曰禮樂德之則也

定之方中

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爾雅曰櫬梧榮桐木葢桐之為木其質則柔其心則虛柔則能從而同乎外虛則能受而同乎内其究也無我而已此所以常榮而不辱也其琴瑟之良材歟若梧則有我而親非若桐之一於同也椅之為木其

實則梓其表則桐非梓之正也特其外同而已爾雅以椅梓為楸以楰鼠梓為虎梓亦楸屬也古之為琴瑟必以桐其脣必以梓則椅桐梓皆琴瑟良材而漆之為物所以固而飾之者也山有樞曰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正謂此爾春秋傳穆公擇美檟自為頌琴孟子曰養其樲棘而舍其梧檟豈檟亦琴瑟良材歟蓋榛栗所以為禮悅我口者也椅桐梓漆所以為樂悅我心者也荀卿不云乎琴瑟以樂心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鹿鳴詩曰吹笙鼓簧樂記曰弦匏笙簧則簧之為物竽笙有焉其美在中所以鼓中聲也宛丘詩曰值其鷺羽值其鷺翿周官舞師掌教羽舞則翿之為物舞者翳焉其羽可用為儀所以動德容也古之為樂發諸聲音而有簧以鼓之形諸動静而有翿以容之樂

莫大焉當周之末世内小人外君子而君子莫不相

招為禄仕閑其聲容全身遠害而已雖窮而不失其

樂焉故詩人取此以見意得意雖忘象可也

樂書卷六十二